

浮溪集

六



浮溪集卷二十四

朱

汪

藻

撰

神道碑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明年春天子在野敵索金
繒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尚書梅執禮侍郎陳
知質程振給事安扶督民輸一日敵帥坐城闔猥謂四
人者曰吾國賦羊馬于民率比屋相甲乙若甲輸而乙
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意民窮且變生將投隙而逞

四人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
不計也于金縢何有哉顧誠無有塞責敵帥大怒問官
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程公恐尚書坐之遽前曰
皆官長敵帥不勝忿四人皆死之建炎初上卽位哀其
忠降璽書褒歎各進官七等于是程公自承議郎進朝
議大夫官其子若親屬二人下饒州給葬事遣官護視
厚賻其家言者謂未足疇公復以端明殿學士告其匱
公諱振字伯玉饒州樂平人大王父承憲大父溥父翺
世業儒爲聞家翺以公故贈朝請大夫公少有軼才未

冠求師友四方入京師游太學必秀出其輩類一時名
士如張商英陳瓘張廷堅鄒浩悉見之迎門崇寧三年
車駕幸孔子祠見諸生太學以高第補將仕郎除和州
州學教授留爲辟雍錄久之遷博士會詔近臣求人材
可用者或以公聞召至政事堂擢太常博士以親老丐
外得提舉京東西路學事秩滿留居東州五年奏立孟
子冢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皆見聽改京西南路提舉
常平入尚書爲膳部員外郎逾年拜監察御史時大臣
崇黨相軋若水火然一時士大夫鮮不附麗公孤立行

一意屹然其間人服其正遷辟雍司業兼太子舍人改
國子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登餽受爵必以上
嗣既禮備載且元豐彝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
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瞿然曰初無人及
此由是驟加獎重後每進說古今治亂輒向納之遷左
司員外郎兼官如故時方臘暴浙右聲搖京師公從容
爲宰相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稍革當天
意順人心黼快然不悅曰上且謂黼挾寇奈何公知黼
忌其言不答趨出然太子薦公甚力外廷莫知會兩省

官缺上曰程振老成忠實必以爲給事中黼銜前忿不能平白公資淺且雅長辭令止除中書舍人已而中書侍郎馮熙載黜知亳州黼怨熙載甚欲公劾奏且以醜言詆之公不從黼大怒風言者論公有黨謫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復集賢殿修撰丁內艱尋除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皆力辭不拜無幾何太子受內禪是爲淵聖皇帝淵聖念公久趣還舊班對便朝問勞甚渥俄詔自中出除尙書吏部侍郎公以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機如金人挐兵且半年

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也裁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以廟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爲地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爲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出聖斷踰度而不暇疇咨或用大臣偏辭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爲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乃聞敵寇河北力請合諸路兵犄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于大臣卒不能用連抗章求去優詔不從以吏部

銓綜有聲滋欲試之民事除開封尹先是大辟情或可
矜多取旨原貸祖宗行之歲久好生治于民心崇寧以
來議者謂輦轂先彈壓凡情不當法率巧請殺之公奏
宜一準祖宗故事遇得旨卽著爲令令不載者許援其
比而行自此天府之囚全活者不可勝計已而詔捕亡
卒獲數千人公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
如法法當盡誅公以多事時一日而殺千人民必大駭
且未決當繫有司寧無反側之患淵聖大以爲然卒如
公請除尙書刑部侍郎久之敵邀天子幸其營公亟白

宰相何桌思所以折敵之語告于上而卻之桌忽宣言
翌日車駕出城羣臣失色已而敵求金不已朝廷莫知
所爲公冒死直前卒與禍會寔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五
日也得年五十有七初公爲中書舍人王黼以客沈積
中帥河朔欲覘敵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覆族之禍
積中佩公戒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言其不可之狀公
具以積中語告諸朝泊公左遷童貫蔡攸卒興是役致
變起肘腋而公罹其兇故聞公之喪士無賢愚皆爲之
出涕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醞藉風流至論事則挺

然不可回奪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說公至東宮淵聖
問焉公對甚悉其略曰周公作鴟鴞之詩孔子以爲知
道其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著道
經亦曰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
如此今不固根本于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土木之工
非二聖人之意也他日淵聖爲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
欲去健羨疎左右近習之臣而楊戩方興龍德太乙之
役懼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將輔太子幸非常上皇震
怒執楊誅之而淵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尹天府言

利者頗欲離間兩宮公心獨鄙之每調娛父子之間甚有恩意如詔鞠龍德宮近侍梁忻之類特寬其文由是纖介之疑不行聞者無不歎服公居鄉專趨人之急以急抵公者未嘗辭族有五喪積年不能舉命其子邁一日辨之蓋公之于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屬文敏贍下筆不能自休書記翩翩千里如對面語見之者把玩無數爭藏弄爲榮著義語及詩文七十餘卷藏于家妻董氏封碩人子邁承務郎傳公學次未名生公卒之某月邁以建炎二年十月辛酉葬公樂平縣嶂嶺原太夫

人塋之左從公卜也嗚呼士方平時劇談抵掌以禍福
死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易耳及一旦臨利害僅如
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禍
于人者比肩接迹也聞公之風者亦可以少媿哉藻少
以同郡登公之門知公之詳宜莫如藻邁以國子司業
程瑀之狀來請謹敘公之平昔而系之以銘銘曰

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家
洎川之上游天旣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姱節冠切
雲而事君兮景忠精之前哲氛祲忽其蔽日兮神龍蕩

而失淵衆憚殃而追禍兮公踴躍而直前左櫓槍而右
寡麻兮公胡獨罹此患苟殺身而成仁兮齊死生于夜
旦紛衆美曾不概見兮獨令名其庶幾偉蕩陰之節死
兮吾將從昔賢之所歸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公諱根字知常姓張氏唐宰相文瓘之後五季時有徙
居江淮者故今爲饒州德興人大理通直父子以氣節
言行爲鄉人所宗一時豪傑皆拜其家如子姓至中奉

公始舉進士公幼莊重方髫髻已凜然有成人風性嗜學掃一室獨居人不堪其憂澹如也饒士盛東南應書常數千人所取裁百一公以童子在選中時年十四入京師補太學生羣數千人試于有司復中第二自是以文居諸生右而行獨修飭出入皆可從迹祭酒博士欲召見之不能也連三試禮部以元豐五年擢進士第年二十有一禮部尚書黃公履聞其名以女妻之歸拜大父母父母于堂人以爲榮調臨江軍司理參軍遷瀛州防禦推官知處州遂昌縣事有政績代去民挽留之不

可碑其事以懷之用薦者于法應遷以大父母年高致其仕則恩及之遂以通直郎致仕時年三十有一丁令人憂有絕人之行葬之日鶴翔于墓上嗣服問輔臣人材可用者曾丞相布以公對而翰林學士曾肇及部使者亦奏公節行于是落致仕召對力辭不報則面陳人主能不以功業之敏自矜盈成之易自佚守之以中求天下無治不可得也因言東南災傷賑給有限願廣求所以寬恤之術而杭州置造局可罷臣嘗謂人主一日萬幾所特者方寸之地耳一累于物以失其正則聰明

志慮且耗怠而賢不肖混淆至于紀綱不振矣願陛下
清心省慾以窒禍之原天下幸甚上嘉納將用公而小
人不利以爲昧朝廷大體授公親賢宅教授未幾除通
判杭州以親老乞監西京東嶽廟丁中奉公憂服除提
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洎終任田疇之墾桑柘之植溝
防之修者以千萬計時居養安濟法行久有司頗以浮
冗侵常平本錢或取給于民公約爲數條上之所節過
半大臣不悅歲旱饑盡發常平米及遮留上供米賑濟
已舊責蠲新賦凡可以弭災無不爲者手疏力請于朝

凡八十餘上纖悉有法躬徧所部閱半歲暑行數萬里
雖瘴疫冒之而前官吏爲惶恐盡力于是方數千里流
冗悉歸施及鄰壤其全活者不可勝數會中貴人爲走
馬者怙力挾私以官吏散軍衣給錢非是舉一路帥臣
監司守貳而下劾罷之公曰散軍衣半錢例也況其數
加舊乎祖宗置東南軍伍與西北異上下相安百五十
年矣今一旦以給散坐帥臣監司恐軍浸驕不可制且
帥臣監司朝廷與之分憂顧者也政使有罪猶當待報
直以體量尺紙罷之可乎今茲振貸奉行尤藉官吏乃